



春秋諸傳會通三冊

元刻本

第一

序

存五葉

八注

卷一

十八葉

全

卷二

十六葉

全



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
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已而由人乎哉
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
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
亂世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
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
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
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
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遏人欲於
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
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

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宗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與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爲之說以獻雖微辭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胡氏進春秋傳表

伏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行事備矣仲尼因事屬辭深切著明非五經比也本夫周室東遷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及平王末年王迹既熄故春秋作於隱公之初逮莊僖而下五霸迭興假仁義而行以推戴宗周爲天下之共主號令征伐莫敢不從其文則史官稱述無制作之法其義則以尊周爲名而仲尼固曰立竊取之矣霸德既衰諸侯放

恣政在大夫專權自用官及失德寵賂益張然後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皆馴致其道是以前此極耳仲尼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自以無位與時道不行於天下也制春秋之義見諸行事垂訓方來雖祖述憲章上循堯舜文武之道而改法創制不襲虞夏商周之迹蓋洪水滔天下民昏墊與簫韶九成百獸率舞並載於虞書大木斯拔與嘉禾合穎鄙我周邦與六服承德同垂乎周史此上世帝王紀事之例至春秋則凡慶瑞之符禮文常事皆削而不書而災異之變政事闕失則悉書之以示後世使鑑觀天人之理有恐懼祗肅之意若事斯語若書諸紳若列諸座右若几杖盤盂之有銘有戒乃史外傳心之要典於以反身日加脩省及其既久積善成德上下與天地同流自家刑國措之天下則麟鳳在郊龜龍遊沼其道亦可馴致之也故始於隱公終於獲麟而以天道終焉比於關雎之應而能事畢矣書火於秦賴諸儒口相傳授及漢初興張子房爲韓滅秦以明春秋復讎之義三老董公請漢爲義帝發喪以暴項羽弑君之惡下逮武宣之世時君信重其書學士大夫誦說用以斷獄決事雖萬目未張而大綱克正過於春秋之時其效亦可見矣粵自熙寧崇尚釋老蒙莊之學以虛無爲宗而不要義理之實殆及崇寧曲加防禁由是用事者以災異之變政事闕失則默不敢言而慶瑞之符與禮文常事則詠歌贊誦洋洋乎盈耳是與春秋正相反也侈心益縱至夷狄亂華莫之能遏豈不痛哉陛下天錫勇智聖德日新嗣承寶位於三綱九法淪斁之後發於獨

斷崇信是經將以撥亂世反之正聖王之志既自得之又命臣下有能誦習其書者使訓明其義而臣以荒蕪末學榮奉詔旨輒不自揆罄竭所聞脩成春秋傳三十卷十餘萬言上之御府恭惟肅將天討之餘萬幾之暇特留宸念時賜省覽取自聖裁鑑天人休咎之符覈賞罰是非之實懋檢身之盛德恢至治之遠圖式叙邦經永廣國步

陳氏後傳序略

宋樓鑰

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止齋陳公傳良之所著也春秋之學不明久矣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切然以爲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曰變例公之書不然深究經旨詳閱世變蓋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猶知有天子之

命王室猶其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復知有王矣桓公之後齊不競而晉霸文公既亡晉不競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興而復微吳出而盟諸國復於越入吳而春秋終矣自杜征南以來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遜國之賢君其說甚詳而公以爲不爲平王亦不爲隱公而爲桓王其說爲有據依又其大節目如諸侯改元前所未有齊魯諸大國比數世間有世而無年至記厲王奔彘始有紀年古者諸侯無私史乘與禱祝春秋皆東遷之史也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隱桓莊之際惟鄭多特筆襄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弒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弒君者矣宋魯衛陳蔡爲一黨齊鄭

爲一黨公會齊鄭于中立而後諸侯之師衡行於天下臯
莫甚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
五國是可爲不臣者之戒矣齊桓公卒鄭遂朝楚夏之變
夷鄭爲亂階侵蔡遂伐楚以志齊桓之霸侵陳遂侵宋以
志楚莊之霸足以見夷夏之盛衰矣書公孫茲帥師書公
孫敖帥師書公子季友卒習見三家之所從始首止之盟
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厲之役鄭伯逃歸不
書蓋逃楚也夷夏之辨嚴矣自隱而下春秋治在諸侯自
文而下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
於干戈無不貶於玉帛之使則從其爵勳懲著矣文十年
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餘年而狄晉狄鄭猶可
也狄晉甚矣貶不於甚則於事端餘實錄而已矣此皆先

儒所未發至僖之三十一年四、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極言魯之用天子禮樂以明堂位之言爲不然惠公始乞
郊而不當用僖公始作頌而以郊爲夸舉祝鮀之言爲證
此尤爲前所未聞也若左氏或以爲非爲經而作惟公以
爲著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力章旨一書
首尾專發此意昔人以杜征南爲立明忠臣然多曲從其
說非忠也公之章旨謂君子曰者蓋博採善言禮也者蓋
據史舊文非必皆合於春秋或曰後人增益之或曰後人
依倣之或以凡例義淺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之意蓋愛
而知其惡者乃所以爲忠也又言莊公元年至七年及十
九年以後訖終篇多無傳疑有佚墜公之求於傳者詳矣
嗚呼與止齊游前後二十年不得卒業於其門旣興殄瘁

之悲而後得二書其間尚有質疑而不可得此所以撫卷
三歎而不能自已也開禧三年冬至日四明樓鑰序

春秋諸傳序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一

廬陵進士李廉輯

左氏

杜氏曰春秋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

為所記之名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宣子所

見蓋周之舊典也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其教之所存

文之所謂則刊而正之以示勸也疏按三統曆春為

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不改也疏按三統曆春為

為陰中萬物以成故名春秋而作九月書成春欲使人君動

云春秋非也莊七年傳曰不脩春秋矣官掌記時事春秋魯

秋則孔子未脩之也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

於冬舉之二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

也典也

左氏 杜氏曰春秋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

為所記之名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宣子所

見蓋周之舊典也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其教之所存

說而體元之說四傳皆同獨諸侯不得改元本何休
秋託元新王受命於魯故稱元而陳氏直以爲魯
書四元又不同矣胡氏云若謂諸侯不當改元則當
氏奉天子正朔便首年之義恐不可泥於一說諸
必用天子元正朔便首年之義恐不可泥於一說諸
也如聖人於元上見其國史紀政必自用其事於
矣如聖人於元上見其國史紀政必自用其事於
乾坤之說矣○有元貞乾坤四德在他卦亦不可謂
元之說矣○有元貞乾坤四德在他卦亦不可謂
微大元之說矣○有元貞乾坤四德在他卦亦不可謂

春王正月春者何歲之始也
也王正月大一統也○春者天地開辟之端養生之首
昏斗指東方曰春文王周始受命之天下令萬
物無王者受命制正月始言大統也○商以丑爲正
胡心書周正建子則冬十月有十一月也○夏時冠
聖人語顏回則曰行夏之時○春秋則曰王正月蓋以

夏時冠月垂法後止以周正紀事示不敢專也故程子
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立以義耳○夏時冠月
也正次王非王以春四字乃聖人
立法創制非魯史之舊文矣
仲冬不言陽春之類是也言月皆周月如康誥三月召誥
二月不言春多五月畢命六月不言夏之類是也
有以夏時冠周月者以夏時冠周月不言夏之類是也
侯無私史至東遷後國自爲史不惟改元又改曆矣夫
子修春秋每孟月書時以見魯史每正月書王以存周
正蓋尊周也○張氏此所謂春乃建子月冬正月至陽氣萌
而罪魯也○張氏此所謂春乃建子月冬正月至陽氣萌
建子即以爲春而丑寅之紀天氣皆天之所以生也
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天氣皆天之所以生也
夏事正也

春王正月春者何歲之始也
也王正月大一統也○春者天地開辟之端養生之首
昏斗指東方曰春文王周始受命之天下令萬
物無王者受命制正月始言大統也○商以丑爲正
胡心書周正建子則冬十月有十一月也○夏時冠
聖人語顏回則曰行夏之時○春秋則曰王正月蓋以

夏時冠月垂法後止以周正紀事示不敢專也故程子
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立以義耳○夏時冠月
也正次王非王以春四字乃聖人
立法創制非魯史之舊文矣
仲冬不言陽春之類是也言月皆周月如康誥三月召誥
二月不言春多五月畢命六月不言夏之類是也
有以夏時冠周月者以夏時冠周月不言夏之類是也
侯無私史至東遷後國自爲史不惟改元又改曆矣夫
子修春秋每孟月書時以見魯史每正月書王以存周
正蓋尊周也○張氏此所謂春乃建子月冬正月至陽氣萌
而罪魯也○張氏此所謂春乃建子月冬正月至陽氣萌
建子即以爲春而丑寅之紀天氣皆天之所以生也
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天氣皆天之所以生也
夏事正也

於正月之上以示行夏時之意胡氏因之而朱子亦曰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如此說方夏時周正二義並行而不悖近世有主胡氏者以為東遷之後天子不協時月侯國不奉正朔故魯亦改曆以十一年為春夫也其說無據不可從但如胡氏說則經有陳氏之疑矣獨張氏用劉歆說一月為春也朱子又曰據今周禮有正月就改十歲則周疑是元改作春又曰論疑可通今備載陳寵說于下○陳寵傳曰冬至之節陽氣始萌天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近世交通地以爲正殷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近世交通人陳氏所謂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近世交通安氏說則周時與月皆未嘗改此四字乃聖人新意胡氏亦未敢強爲之說備錄以俟知者○又漢律曆志周辛卯朔己未冬至正月壬辰至戌午二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己未冬至正月壬辰至戌午二月朔丑月四日癸亥至牧野此與武成泰誓日月皆合亦足以見周自武王滅商之日即改月而史就書爲春也○又謝氏曰元始年也人君

以德教養天下始於是年與元氣發育萬物不異故即位之一年謂之元年正始月也人君以政率天下正始於元月故聖人以元起年以

附錄 不言位攝也○假攝君政不脩即

幼而貴隱長而卑○明隱公本無受國之心故不書起其讓也○**穀梁** 不取爲公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

正不胡氏 國君踰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史主記時

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承爵位士田受不稟命於天子必有所稟今隱公內承國於先君上亂造端而篡弒所由起也春秋首絀隱公以明大法

之倫正君矣臣

也邪志以與桓則見前○胡氏謹始例春秋十二

欲焉惡隱陳氏特相盟也特相會盟張氏凡會盟侵伐
公之私也陳氏不書惟內悉善惡之首也夫繼好息
外為主書會所以別首從而謹善惡之首也夫繼好息
民固有國之當然而殺牲要神則非為人上者相與講
信修睦之道故書公及以譏之

而魯邦之好卒不能久成矣
稱名爲例故或左氏穀梁皆同但以爲美稱不知首開
私盟之端何美之有及字之義三家皆同然但知
子儀父而不知罪公故疏公羊者遂以爲沒沒於
善事矣且既知春秋惡盟誓而又不敢言褒儀父
之非於是附庸稱字之例則儀父非褒辭而與蕭
氏發中國附庸稱字之例則儀父非褒辭而與蕭
叔例合以及字罪公蓋用杜預即位求好之說豈
非隱公之立上不請命內不承國亦待茲盟以自
安耶○又魯邦之盟五茂進猶出於公祿祥接
句朝大夫例稱字中國附庸例稱字列國之命胡曰
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其常也聖人按是
非定褒貶則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例當稱人
或進而書字則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例當稱人
趙子亦儀父既爲字而祿父行父林父又以父爲名
字胡氏獨以爲名然孔父則二傳皆以爲論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鄭莊公二十二年。鄆趙子曰當作

當川鄆陵即不初鄭武公娶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於武

公奔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岳也請於武

城焉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

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無使滋

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

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

公曰不義以爲已邑至于廩延之何公曰無庸將自及大

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將襲鄭公聞其期曰

伐諸鄆大叔出奔共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

克祿鄭伯○言者何殺之也謂之鄭志不言弟如二君故曰

見鄭之所逆也○言者何殺之也謂之鄭志不言弟如二君故曰

謂公之子也○言者何殺之也謂之鄭志不言弟如二君故曰

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

懷中而殺之猶云爾甚之也緩追逸賊親親之赤子而殺之

去已遠矣猶追殺之何異探其母懷中之赤子而殺之

乎
國 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國命

師三者咸無稱焉而專日鄭伯是罪之在伯也克者力

將段將以弟篡君以臣伐君必誅之為罪也曷為君親無

段移於莊公宰法若是以臣伐君必誅之為罪也曷為君親無

嘗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為寵

弟多才處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執已為後

患也故授之大夫而為之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

後以叛逆討之則大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

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養善人推其所為使百姓與於

仁而不偷况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剪之乎春秋

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

示天下為公不可私也

君之子孫必篡若爭國而後但名之州可陳佗之

類是也段稱公子則疑於佞夫段稱公子則疑於佞夫

也春秋殺段則疑於佞夫段稱公子則疑於佞夫

世子申生宋公殺世子直稱君者其之也與晉侯殺

但其弟則直惡其君今段亦凶逆故上書鄭伯下

正相對故谷梁以此為大鄭伯之惡彼為大其弗

克納子胡氏能與其志而誅之公羊但責其親殺

與程子胡氏能與其志而誅之公羊但責其親殺

已非程子胡氏能與其志而誅之公羊但責其親殺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東公仲子之貽

國 緩且子氏未葬仲子死於死則贈死天子大夫

之文歸者不而仲子死於死則贈死天子大夫

曰贈不言及仲子死於死則贈死天子大夫

子仲子微也仲子死於死則贈死天子大夫

書名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死於死則贈死天子大夫

天大王之尊下贈諸侯之妾是加冠於命以道之

矣大宰建邦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死於死則贈死天子大夫

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

見宰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

後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

秋之詞也春秋加天於王之命也凡春秋之書以尊者

而貶從卑者之例必有大事觀也

惡而後加焉不可常事觀也

士中王臣稱例胡氏曰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

其爵未爵稱字必微者而後名之卒名之舍是無

名道矣則恒之書名諸傳皆賤也但杜氏以為天

子大夫則王朝大夫至魯多矣何以皆不書官公
羊以爲中士以官錄謂以所繫之官錄之則不應
與宰周公同稱宰趙子又以爲只是名氏如宰子
之類則此經爲無貶矣皆非也○程子曰春秋
○始天王之義未見故不可去天而名啗以見之
○又○春秋有惠公仲子僖公成風左氏及公羊
皆以爲兼賄獨程氏發明惠公仲子僖公成風於
崇成風之說而以爲惠公之妾則大失矣又以
是胡氏陳氏因之母孝公之妾則大失矣又以
仲子爲惠公之母孝公之妾則大失矣又以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盟也○客主無名皆微者凡
盟以國地國主亦與盟
人者自內之辭也宿不出
主名者自內之辭也宿不出
者其地以國宿亦與焉微者盟會不志此志者有宿君
也凡書盟者惡之或曰周官有同盟掌盟載之法詛祝
作其詞而謂凡書盟者惡之可乎曰盟以結信非先王
不禁也而謂凡書盟者惡之可乎曰盟以結信非先王
所軟血其載果德下哀欲禁之而不克也春秋之時會
慢盟矣尋自畔政以成傾危之習哉今魯既及儀父宋
人盟矣尋自畔政以成傾危之習哉今魯既及儀父宋

陳氏魯宋合也參

魯宋之端見矣
魯宋之交始此而離於六年之輸平○凡盟
不目內止書及者凡八高倭虜父荀庚良夫卻擘
向戌上皆書曰皆諱公之盟也谷梁是矣宿盟之
爲微者諸傳皆同獨趙子以宿爲諱公與大夫盟之
女栗爲諱公與天子大夫盟而通之于齊程泉之
例爲不同耳是蓋不知卑者盟不日之說也○
地盟宋則國者宿鄧曹齊邢宋之盟而僖二七年
之盟宋則國者宿鄧曹齊邢宋之盟而僖二七年
地盟宋則國者宿鄧曹齊邢宋之盟而僖二七年
宋諸侯不嫌也且其書宋則無以見其會圍
秋以二禮記曰離坐離立母往參焉故春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來者來朝也非謂朝何也襄內諸侯非王命故不
使祭伯來者來朝也非謂朝何也襄內諸侯非王命故不
聘弓鏃矢不出竟場東脩之肉○胡氏直書曰來不與朝也
不行竟中至尊者不貳之也○胡氏直書曰來不與朝也
交夫非君命不越竟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爲後世
事君而有其心者之明戒也○胡氏直書曰來不與朝也
而祭伯不能認王正典刑而立未嘗請命王法所當
討祭伯不能認王正典刑而立未嘗請命王法所當

陳氏

來未有無辭者無辭以爲稱則但書來祭

張氏

伯祭伯來天子之命而私交故與介狄同文

然故特去其朝以存內外之法度至此蕩

伯祭伯來諸傳皆以爲朝而公羊獨以爲奔祭

以爲祭內諸侯皆以爲朝而公羊獨以爲奔祭

也左注是祭公則曰諸侯爲天子三公者徐邈注谷梁

氏於祭公則曰諸侯爲天子三公者徐邈注谷梁

又於祭公則曰諸侯爲天子三公者徐邈注谷梁

遂以公爲爵伯爲字而意以祭叔爲名公羊

伯者本爵公者此時入爲三公而叔者祭之大夫

乎姑存于此以侯續考也又春秋止書來者七

祭伯寔不與仲孫介葛靈伯狄皆不能朝祭叔不

與其餘聘祭人歸寧書來不入此例

稱餘婦人歸寧書來不入此例

公子益師卒

張氏

何不以不祭大夫卒不與小故不書日也

公羊

何不以不祭大夫卒不與小故不書日也

威之卿也大夫皆命天子卿必書也春秋貴大臣也

意其不日公羊以爲遠然公子張書日谷梁以爲惡然

其爲卿子曰不書官者當時不請命於天子故不與

臣二人惟益師無駭胡氏辨甚當但經書內臣二

附錄

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

公羊

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

公羊

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

公羊

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

公羊

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

公羊

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

公羊

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

公羊

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

公羊

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

公羊

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

公羊

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

譏二名晉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公此例又見城宋亂下

朱子曰公不書即位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夫婦之事也及邾盟朋友之事也克段兄弟之事也開卷人倫便在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朱氏此段分三世大意本可通但汴引証皆鑿○

朱氏此段分三世大意本可通但汴引証皆鑿○

始交

朱氏此段分三世大意本可通但汴引証皆鑿○

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王者追會者外為主不治夷狄錄戎來者勿距去者勿追會者外為主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也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後安其所也正朔不加矣也

春秋書公會四十六有六皆諸侯之會也獨會吳與會戎異詞趙子曰凡戎狄不書爵號而君臣同

詞是也

附錄

春夏不承天也然春秋託事有例時若事在時例則時而不月月繼事末則月而不書王書王必

皆上承春而下屬於月文表年始事莫之先所以致恭而不黷者他皆放此惟桓有月無王以見不奉王爾法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向皆小國谷梁以向為莒邑○此入國之始

朱氏

莒向皆小國谷梁以向為莒邑○此入國之始

朱氏

莒向皆小國谷梁以向為莒邑○此入國之始

朱氏

莒向皆小國谷梁以向為莒邑○此入國之始

朱氏

莒向皆小國谷梁以向為莒邑○此入國之始

朱氏

莒向皆小國谷梁以向為莒邑○此入國之始

朱氏

莒向皆小國谷梁以向為莒邑○此入國之始

朱氏

莒向皆小國谷梁以向為莒邑○此入國之始

朱氏

莒向皆小國谷梁以向為莒邑○此入國之始

朱氏

莒向皆小國谷梁以向為莒邑○此入國之始

朱氏

莒向皆小國谷梁以向為莒邑○此入國之始

朱氏

莒向皆小國谷梁以向為莒邑○此入國之始

朱氏

莒向皆小國谷梁以向為莒邑○此入國之始

朱氏

莒向皆小國谷梁以向為莒邑○此入國之始

朱氏

莒向皆小國谷梁以向為莒邑○此入國之始

朱氏

莒向皆小國谷梁以向為莒邑○此入國之始

朱氏

莒向皆小國谷梁以向為莒邑○此入國之始

朱氏

莒向皆小國谷梁以向為莒邑○此入國之始

朱氏

莒向皆小國谷梁以向為莒邑○此入國之始

朱氏

莒向皆小國谷梁以向為莒邑○此入國之始

朱氏

莒向皆小國谷梁以向為莒邑○此入國之始

朱氏

莒向皆小國谷梁以向為莒邑○此入國之始

朱氏

莒向皆小國谷梁以向為莒邑○此入國之始

朱氏

莒向皆小國谷梁以向為莒邑○此入國之始

朱氏

莒向皆小國谷梁以向為莒邑○此入國之始

朱氏

莒向皆小國谷梁以向為莒邑○此入國之始

朱氏

莒向皆小國谷梁以向為莒邑○此入國之始

朱氏

莒向皆小國谷梁以向為莒邑○此入國之始

朱氏

莒向皆小國谷梁以向為莒邑○此入國之始

朱氏

莒向皆小國谷梁以向為莒邑○此入國之始

朱氏

莒向皆小國谷梁以向為莒邑○此入國之始

無駭帥師入極

朱氏

無駭帥師入極

朱氏

無駭帥師入極

朱氏

無駭帥師入極

朱氏

無駭帥師入極

朱氏

無駭帥師入極

朱氏

無駭帥師入極

朱氏

無駭帥師入極

朱氏

無駭帥師入極

朱氏

無駭帥師入極

朱氏

無駭帥師入極

朱氏

無駭帥師入極

朱氏

無駭帥師入極

朱氏

無駭帥師入極

朱氏

無駭帥師入極

也無駭不氏未賜族也
春秋之初魯有無駭侯鄭有宛

羊則八年賜氏之說考
隱八年公谷為無據矣

之則八年賜氏之說考
春秋用兵書入左氏公羊胡氏義相通其我入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杜曰庚辰

戎請盟者此蓋徐州之戎父居中國在魯之東郊

則狄之夷狄猶夏則膺之而與戎狄軟血以約盟非義

矣是故成於日者必以事係日而前此歲不日宿不日

後此密不日者謹之也獨行禮之日然會未有相期約

盟于唐書日者謹之也獨行禮之日然會未有相期約

日者至盟誓必詳其月與日以其相與約

信或尋或寒皆考於此國有國所尤謹也

附錄書日若尊者之盟則大信時小信月不

時二家於外盟不日公卿書日半者之盟不

說相問以齊桓盟多不日說利反單者盟不日

之說相問以齊桓盟多不日說利反單者盟不日

之說相問以齊桓盟多不日說利反單者盟不日

之說相問以齊桓盟多不日說利反單者盟不日

之說相問以齊桓盟多不日說利反單者盟不日

之說相問以齊桓盟多不日說利反單者盟不日

之說相問以齊桓盟多不日說利反單者盟不日

之說相問以齊桓盟多不日說利反單者盟不日

之說相問以齊桓盟多不日說利反單者盟不日

九月紀獲綸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獲綸左氏

紀裂縵來逆女何不以書譏始不親

迎也婦人謂嫁曰歸不親

親何謂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爲宗廟社稷

君何謂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爲宗廟社稷

侯迎止于蹶之里諸侯而親迎也夫婦人倫之親也

必親使大夫非正也入春秋之始名宰咺歸贈以譏亂

法書履綸逆女以志變常衆

妾之分定矣大夫昏之禮嚴矣

則書其大夫已命字之未命

名之各從其稱無譏焉爾

君夫歸人叔姬不書歸皆遭高固之來逆不稱女非君

逆也蕩伯姬來逆稱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左氏作紀子帛

左氏

魯故也

于魯使大夫盟

胡氏

凡闕文有斷以義字為魯繼好息

伯者何無

胡氏

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亦有先儒

傳焉承誤而不

胡氏

增者如隱不書葬之類皆斷以義削

成而承誤也

胡氏

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之類皆斷以義削

傳授承誤也

胡氏

不書葬之類皆斷以義削

相盟也特相盟不書

胡氏

也

紀莒志諸侯之合也

胡氏

左氏傳會作子帛然通經無大夫

先諸侯之例有不

胡氏

通矣谷梁又以為當云紀子某伯莒子盟

于密而胡氏因之

胡氏

然紀本非子爵則程說亦未至

以爲二國則伯字

胡氏

又若陳氏直

恐子尚有關字也

胡氏

若陳氏直

十有二月乙卯夫

胡氏

人隱之妻也卒不書

子氏

胡氏

夫人隱之妻也卒不書

鄭人伐衛

胡氏

鄭人伐衛

衛法所禁則可免

胡氏

矣此義施於伐而不書戰以爲衛已服

也

胡氏

矣此義施於伐而不書戰以爲衛已服

陳氏

胡氏

矣此義施於伐而不書戰以爲衛已服

鄭服則可免矣

胡氏

矣此義施於伐而不書戰以爲衛已服

也

胡氏

矣此義施於伐而不書戰以爲衛已服

也

胡氏

矣此義施於伐而不書戰以爲衛已服

也

胡氏

矣此義施於伐而不書戰以爲衛已服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社預以長歷推是二

公羊

凡十二交會則食然日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歲

公羊

何常以書記異也而異者食日行有常度矣然每

明時之法也懼之意也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
之灾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
天灾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妄婦乘其夫或臣子
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
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徵也

食正朔也此例二七言朔不食是月二日食既朔也蓋

十盡朔一日至明朔日乃食是月二日食是月二日食

朔夜食也此例二七言朔不食是月二日食是月二日食

其夜食矣此例二七言朔不食是月二日食是月二日食

後失之前者朔也其或日或日或日或日或日或日或日

食是也失之前者朔也其或日或日或日或日或日或日或日

二月而冠也以後月故不稱稱而後月故不稱稱而後月

主於朔也然正朔未朔而著之此月者蓋交會之正必

庚戌宣十年四月丙辰十七年六月癸卯皆前月

為皆前月晦蓋以己巳為二月晦則三月不當有

徐說以辨之徐說二義耳

尋義例當是問月則又在丙辰晦而范氏於宣十年四

不台要之徐說二義耳

遠日欲諸

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也前春秋四十八年即位成在位五

侯遠日欲諸

公羊

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志葬赴告

告雖不往也諸侯為天王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有奔

喪不往也諸侯為天王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有奔

不往也諸侯為天王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有奔

公羊以天子不記葬者失之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左氏經公羊也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

也其稱氏何譏也卿也

宋鄭之爭始於此固四年宋殤會三國伐鄭為
公子馮之在鄭也五年邾鄭伐宋其冬宋圍長葛
六年取長葛八年盟瓦屋而不能成十年于防中
丘之師鄭又挾齊魯以報宋雖鄭莊之奸雄然亦
始因宋殤忌馮之一念啓之也卒至與夷見弑然
後已焉故公羊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
而然公羊不責殤公之推讓非矣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齊地。齊僖

左氏 盟尋盧之盟也。盧外盟會常事也。何以書在春

王法則非常也。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夏后氏未
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
始疑此禮記周禮之說也。言孔子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
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諸侯來告會盟則書而不削者
其諸公之世乎故凡書盟而有志於天下

陳氏 齊鄭合也。特相盟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然後書

王鄭為之天下之無伯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
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也。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始
終也。夫子作春秋於隱桓莊之際惟齊多持筆焉

齊定之交始此當是時鄭莊以小人而合諸侯始欲挾公
春交質之故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始欲挾公
馮以謀宋而宋魯之黨方固無間而左氏於石門為東諸侯
小伯之志於是黨齊以依宋矣此石門為東諸侯
合黨之始而實齊伯之權輿也左氏於石門為東諸侯
周鄭交惡之事亦為有見于此王伯消長之年首序
乎在茲

癸未葬宋穆公

魯有怠於禮而不葬有弱其君而不葬有諱其辱而不葬有治
其罪而不葬有避其號而不葬
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
侯相也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

公羊 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

胡氏 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

天討不加焉至是伐以著其惡上二年莒人擅興入向而
國取邑其暴益肆矣

取邑為重也。據傳自桓十四年，宋侯伐鄭，取牛首，而後皆不書。取者言非其有也。

以諸侯伐鄭，取字例。胡曰：悉虜而俘之，曰取。取師于雍丘，于

者通矣。然濟西汶陽，復故田而亦曰取。此三例，亦略

請於天，王無以正疆理。而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

人請之，有者無以異也。春秋之義，不為易，又曰：凡師

曰取，則宋取其本，意也。左氏以取為易，有故趙子曰：凡

力得之，宋取其本，意也。左氏以取為易，有故趙子曰：凡

徒則取，宋取其本，意也。左氏以取為易，有故趙子曰：凡

日取，則宋取其本，意也。左氏以取為易，有故趙子曰：凡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州穀，梁作祝。戊申，三

子州吁愛桓公之義，方弗納於邪。弗聽桓公，立十四年，州

聞弑桓公，而桓公之義，方弗納於邪。弗聽桓公，立十四年，州

公而桓公之義，方弗納於邪。弗聽桓公，立十四年，州

之嫌則謂之。此公不待以道待州，州之清源，以衛詩：綠衣，諸篇

取邑為重也

以諸侯伐鄭

者通矣

請於天

人請之

曰取則

徒則取

日取則

戊申

子州吁

公而桓

之嫌則

亂權而

亂何由

考之所謂前，有以國氏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莊公是也。

傳有之，曰：為君父而不通。張氏：去其屬籍，以誅之也。

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張氏：去其屬籍，以誅之也。

比皆春秋公，子獨州吁者。五商人歸生，去其屬籍，以誅之也。

亂夏遇于清，二國各簡。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

其禮若道，路相逢也。君要之，不期也。古者出

禮先為朝，大子若能，朝卒相，遇于塗，近者為主，遠者為賓。

無故禍亂，奸究多，在防不虞。原也。言及者，起公要人，將以生

心故重而書之，所以防禍。原也。言及者，起公要人，將以生

也。常遇，非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公要人，將以生

二也。十年，胡氏：次者，草次之期。古有遇，不期，異義。遇禮，又見昭

不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心春秋，書遇，不期，而會以明造

莫適主矣。故志內之，期古有遇，不期，而會以明造

然也。志外之，遇者四，皆以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者

皆惡其無禮也。君者，異於古，以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者

相見之禮也。君者，異於古，以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者

皆惡其無禮也。君者，異於古，以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者

相見之禮也。君者，異於古，以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者

皆惡其無禮也。君者，異於古，以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者

相見之禮也。君者，異於古，以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者

皆惡其無禮也。君者，異於古，以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者

相見之禮也。君者，異於古，以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者

皆惡其無禮也。君者，異於古，以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者

相見之禮也。君者，異於古，以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者

皆惡其無禮也。君者，異於古，以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者

相見之禮也。君者，異於古，以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者

皆惡其無禮也。君者，異於古，以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者

相見之禮也。君者，異於古，以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者

梁竊例六遇清谷魯濟皆書公及內之遇也二垂
四以爲季姬鄭子則當在內遇例以爲挑丘則本
以會出恐又不當同於簡禮之例谷梁於此傳曰
遇者志相得也蓋因挑丘羊注曰遇以爲志不得相
爲此辭則當從挑丘公羊注曰遇例時而疏者引
六月季姬遇防以爲書月甚惡之則又當從防蓋
未詳所指也今胡通例定以遇防爲外遇然及字
又同於內遇之文且季姬鄭子何
得以尊卑言之要之只纂例是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怨於鄭據二年之伐而求
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
君爲主敵邑以賦與陳蔡從宋人許君若伐鄭以除君害
之故四國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春秋之法誅
者首謀在衛而以宋主兵何也前書州吁弑君其罪已
極至是阻兵脩怨勿論可也而隣境諸侯聞衛之有大
變可但已乎聲罪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宋殤之不恤
衛有弑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是肆人欲滅天
理非治其黨與之法也此義行爲惡者孤矣

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帥公辭之羽父請以師
會鄭徒立許固請而行書曰鞏帥師疾之也諸侯以師

取其未而還鞏者何公也鞏也據叔老會公伐許不恤
姓之卿况鞏已主兵而方命乎隱公植膠固難御於異

其兵柄猶使帥師是以及鍾巫之禍故於此去其公師
以謹復霜之成春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若曰鞏帥師

會伐宋豈不白乎再序四國何其詞費也孔子曰鞏帥師
重詞之復烏乎不序四國何其詞費也孔子曰鞏帥師

黨鞏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弑君之美惡焉四國
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天地造物化臣工運其

神春秋討賊聖筆寫其意再序四國而誅討亂臣之法
嚴矣

陳氏再見焉特書之終春秋終一
附錄三例陳氏春秋有達例三有同號者焉有同辭

同文見於辭未也而至於變文則特見於文以
臣歸春秋書內大夫會伐者八鞏溺皆貶詞單伯得

然鞏未弑而先貶恐无此理故胡氏從左傳會伐

然鞏未弑而先貶恐无此理故胡氏從左傳會伐

未有言帥而後百乘之家有弒君者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卷

州吁未能和其民石碯曰王觀為可陳桓公方有

告于陳請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於陳

于衛衛人得討之其所陳人殺州吁于濮

以廣忠孝之謹其時月

孫文仲而南行也故曰責詞其殺州吁則石碯謀之而使

右宰醜也故曰變文稱人則其殺州吁則石碯謀之而使

州人著諸侯之罪也衛人失賊而曰著諸侯之罪何也夫

故久然後能殺之濮耳非諸侯之罪而何夫以討賊許

不踰年卒討之故風日五國之詩作於宮中擊鼓作於國中

良霄是也乘盈良霄雖非弒君而皆叛逆之臣故
書法同晉里克弒君而棄疾殺之亦非正故不成
其為賊商臣弒君而齊人殺之不得例於討賊者罪齊蔡
般殺父而楚子殺之亦不得例於討賊者罪齊蔡
賊而君不以為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宣公

卷

衛人立晉公也晉于邢而立之書曰衛

稱人眾立之詞也眾善其得眾故不書入

雖欲立之何也春秋也眾之得眾也其稱人宜也

賢得諸侯子正不也春秋也眾之得眾也其稱人宜也

先君上特書曰命於天子賢

子所國以明專曰命於天子賢

有其所國以明專曰命於天子賢

非所當立也故書法同晉為國人所與子朝獨為

子者惠公欲以愛妾為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為嫡子聖
人以為諸侯不娶於禮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
子無祭享之日仲子為別立宮其考宮而正名之曰
而正名夫人之眾妾之分定矣隱公攝讓之實明矣
宮而夫昭矣凡宮之非志矣失禮不書六羽者六
弑之罪昭矣凡宮之非志矣失禮不書六羽者六
俗者干羽之樂故謂之羽初者事之以象魯功婦人
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初者事之以象魯功婦人
舊矣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始魯周公已為
禮其後群公皆用焉仲子以別宮故不祀周公已為
降用六羽書初獻者焉仲子以別宮故不祀周公已為
明前此適以謚稱號例也胡氏曰存則以氏係姓以
沒則適以謚稱號例也胡氏曰存則以氏係姓以

時而為之立廟乎○
不世祭是也然則妾廟廢喪服尚不祀曰慈母與妾何
休曰為其母築宮使公別席主其祭於穀梁曰慈母與
君為而附於女君別席非於妾也穀梁曰慈母與妾何
易姓而附於女君別席非於妾也穀梁曰慈母與妾何
妾廟例陳氏曰古者妾則以同姓而諱之也○
無也哀公母娶孟氏卒蓋以有子則廟則書卒葬
之定也齊歸妾皆母卒蓋以有子則廟則書卒葬
羸也定也齊歸妾皆母卒蓋以有子則廟則書卒葬
不稱氏單姓字而妾也仲子夫人之例是矣成風沒
不稱氏單姓字而妾也仲子夫人之例是矣成風沒
羸也定也齊歸妾皆母卒蓋以有子則廟則書卒葬
無也哀公母娶孟氏卒蓋以有子則廟則書卒葬
之定也齊歸妾皆母卒蓋以有子則廟則書卒葬

附錄

公羊

氏皆以魯舊僭八份則用六為僭張氏主公穀說以
為諸公六諸侯四則用六為僭張氏主公穀說以
此說似然伯子男以下益殺則不可通矣故當
從左氏也○又按書初例二初殺則不可通矣故當
也初稅畝變古之初也○又按書初例二初殺則不可通矣故當
奉抑之詞尊宗廟也○又按書初例二初殺則不可通矣故當
示抑之詞尊宗廟也○又按書初例二初殺則不可通矣故當
何氏以為武燭非禮故特書立此不言立者變
禮其說非是蓋因考宮而書則別立之罪自見矣

邾人伐宋

左氏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鄭請伐宋曰請
會之伐宋入其郭以報憾於宋敝邑為道鄭人伐宋曰請
入郭將救之問於郭使報東門何及對曰未及國命公怒乃
止○
公羊注小國序上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命公怒乃
止○
公羊注小國序上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命公怒乃

公羊

胡氏

公羊注小國序上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命公怒乃
止○
公羊注小國序上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命公怒乃

公羊

公羊注小國序上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命公怒乃
止○
公羊注小國序上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命公怒乃

而盟會序上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命公怒乃
止○
而盟會序上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命公怒乃

伯者為之如莊十六年許男滑伯文十四年許男

螽

伯者為之如莊十六年許男滑伯文十四年許男

伯者為之如莊十六年許男滑伯文十四年許男

八年九月三月隱六年秋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葬之加

宋人伐鄭圍長葛

穀梁

隱之伐國不言圍邑此言圍何久之也

於經年而解以明之

陳氏

皆著其暴也

地國而心被伐

則書外事不告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狐壤為鄭所執逃歸怨鄭伐宋公欲救宋未立戰也

平之為言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也

魯與鄭平言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也

胡氏

鄭即魯宋為黨與鄭年及宋盟宿四年公遇清其秋會師伐

善也輸平者納成耳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問可乘之隙

春秋書弟十四善兄一齊年鄭語衛黑背皆罪其
私主陸氏陳光秦鍼宋辰衛絜皆罪其薄主穀梁
衛躄亦以陳侯有寵愛之例陳昭先稱公子而後
稱弟賢之也蓋程子力辨之而陸氏之變者也
同母兄弟之說猶引而進之安有
及兄弟即見陳外乎餘見叔將下有
異母兄弟即見陳外乎餘見叔將下有

秋公伐邾左氏

宋盟故懼而伐邾公距宋而與鄭平宿秋公伐邾為宋討也
宋盟故懼而伐邾公距宋而與鄭平宿秋公伐邾為宋討也
宋盟故懼而伐邾公距宋而與鄭平宿秋公伐邾為宋討也
宋盟故懼而伐邾公距宋而與鄭平宿秋公伐邾為宋討也
宋盟故懼而伐邾公距宋而與鄭平宿秋公伐邾為宋討也
宋盟故懼而伐邾公距宋而與鄭平宿秋公伐邾為宋討也
宋盟故懼而伐邾公距宋而與鄭平宿秋公伐邾為宋討也
宋盟故懼而伐邾公距宋而與鄭平宿秋公伐邾為宋討也
宋盟故懼而伐邾公距宋而與鄭平宿秋公伐邾為宋討也
宋盟故懼而伐邾公距宋而與鄭平宿秋公伐邾為宋討也

張氏

小人

見書為宋討邾之旨矣以
弱侵邾者入止書伐邾者一夫邾在魯之宇下而陵
如比甚矣魯之失政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注書者喜之也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
聘問之當北面稱臣受之於大廟所以尊王命歸
美於先君不當之也
敵以已當之
好問以諭志而穀梁子何以獨言聘諸侯以結諸侯之
者諸侯於天子比年一聘三年一聘五年一聘非正也
天子亦聘也亦不書之禮焉隱公師則位未嘗書遣使聘也
未嘗聘也亦不書之禮焉隱公師則位未嘗書遣使聘也
未嘗聘也亦不書之禮焉隱公師則位未嘗書遣使聘也
未嘗聘也亦不書之禮焉隱公師則位未嘗書遣使聘也
未嘗聘也亦不書之禮焉隱公師則位未嘗書遣使聘也
未嘗聘也亦不書之禮焉隱公師則位未嘗書遣使聘也
未嘗聘也亦不書之禮焉隱公師則位未嘗書遣使聘也
未嘗聘也亦不書之禮焉隱公師則位未嘗書遣使聘也
未嘗聘也亦不書之禮焉隱公師則位未嘗書遣使聘也
未嘗聘也亦不書之禮焉隱公師則位未嘗書遣使聘也

錄王聘

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親以除邦國之慝
問禮以諭諸侯之志歸朕以交諸侯也天子使使聘諸
侯所以洽恩惠考政典也然胡氏獨取穀梁者蓋周
侯所以洽恩惠考政典也然胡氏獨取穀梁者蓋周

禮乃古者王室親諸侯之常典而穀梁氏則深究夫春秋王聘之失不可非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左氏初戎朝周凡伯以歸楚丘伯還

穀梁伐國而曰伐此一人命也而曰戎伐于楚丘以歸易詞于

楚丘見伯失節不能死於位也歸者罪凡伯梁引說詳見國語單襄過陳條下

穀梁胡氏引說詳見國語單襄過陳條下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左氏齊侯將平宋衛於

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左氏特相遇不書書宋

張氏簡禮相見以謀事也

穀梁垂之遇左氏以為宋衛有怨於鄭而齊欲平之

蓋鄭之怨衛因公孫滑宋之怨鄭因公子馮欲平之

似有據然考之於戴之後此又二國為黨以仇鄭則

齊衛亦此謀蓋有志於從齊黨而無意於釋鄭憾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枋庚寅我入枋左氏枋公穀

左氏鄭伯請釋泰山之祀祀周公以泰山之枋易許田

公羊其言入何難也其日何難也至此日乃入也後乃

所以受也鄭伯惡予地也入者至此日乃入也後乃

宿之也又六年王乃巡諸侯各朝于天子之郊有朝

為朝宿之湯沐之邑宣王以鄭伯之母弟懿親故特賜之許田

湯沐之邑近魯許隣鄭伯各以天不復相易何守矣其言

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與謂天不復相易何守矣其言

見鄭有無親之心而與謂天不復相易何守矣其言

我入枋者非我而有也入者不以先王所復能之邑矣其言

順之詞義不可入而強入之也

禮焉鄭初皆遜辭也糾台之道也

平歸初皆遜辭也糾台之道也

莊委蓋隱然致未敢及許也至是歸枋以然不過借以固

大惡而不悟使隱公不死尚不能久有許况桓公
不義之立鄭伯適投其間而前日之謀盡行矣春
秋所書不越數端而鄭之奸情備見先儒謂鄭莊
小人之雄信哉○又湯沐之邑何氏以為四井
為十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邑凡為邑廣
四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
皆則否胡氏從范說為是○
歸則及內女來歸外書來歸者五鄭初衛例除之
以自利而至而非勉強之文其喜惡則不同矣季子來
歸者國人之喜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桓侯封○辛亥宿男卒

胡氏 周人有諱禮故凡赴皆不以名經書其終雖五伯
名者與魯通也○
者有所證矣蓋諸侯生則不名者舊史失之赴不以名而書
尊卑之中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周地**左氏**齊人衛

于鄭秋會于温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也冬齊侯
使來告成三國公使眾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
民受君之惠也敢不**穀**盟外盟不日此其日何諸侯之參
承不及五帝盟道交喪盟三王交質子不故謹而日之也
上王爵也○
春秋以記惡蓋**明氏**程氏曰宋為主盟與鄭絕也軌宋序齊
春秋之始也俗成民不立矣春而約亂然後有交質子至
心疑然後有盟盟不立矣春而約亂然後有交質子至
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而約亂然後有交質子至
謹其始也周官設天子盟掌載之法凡邦國有交質子至
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耳德則請
衰諸侯放恣其變盟也其未至於文質子猶有不信
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其未至於文質子猶有不信
者焉春秋謹參盟善胥命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
疑也蓋有志於天下為公之盟則有主此類亦變周制矣
陳氏 盟諸侯初參盟也東諸侯之盛矣主此類亦變周制矣
此則三君共要質于神以明信然宋為講信修睦齊
僖東成鳩民息有之圖而明年會防之後伐宋取邑視
今日盟誓之言不復顧忌比諸小會防之後伐宋取邑視
他日臨小利害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君而又下石者正相
也烏乎春秋於瓦屋之盟列數三君而又下石者正相

告終以謹世變所以著無後俠之卒實因卿大夫之
而季友仲遂之恩過於厚也公穀以為罪無駭入
生亂恒必由之不可不考也公穀以為罪無駭入
極而敗之又不爵大夫皆無據
為君故不爵大夫皆無據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隱公十年之間宰咺凡伯南季三至魯庭以魯為
國於是諸侯相效而王靈竭臣子則象
而篡弒萌矣此春秋詳書王使之意也

者四胡氏曰春秋詳書王使之意也
公如京師者一辛魯一國則天下諸侯之不臣可知矣
五會葬者二辛魯一國則天下諸侯之不臣可知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當有霖字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往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
大兩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

錯行故謹而日之
也兩月志止也

也錯行故謹而日之
也兩月志止也

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雨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
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陰陽運動有
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為之感也今陽失節而陰氣
公其子輩之護此矣鍾巫之難萌矣春秋災異必書雖
相感之事異而事應具存惟明於天人

二此春秋書雨二此年及信三年六月雨是也書震
此年及信八年冬是也

雨雪一桓八年冬是也

附錄

公羊

末五大夫之也穀梁大夫也

夏城郎

襄陵許氏曰七年城中丘而伐邾今城郎而後
伐宋公不務崇德修政以戒蕭牆而念外人之有
非干時動眾恃城保國亦已未矣

邑在高平方與縣東南隱之元年費伯已城之矣
至陳蔡之侯亦次于此十年齊宋以兵窺魯又宿
年陳蔡之侯亦次于此十年齊宋以兵窺魯又宿

師于想皆在此始也猶有警懼之心終也遂為遊
郎周想皆在此始也猶有警懼之心終也遂為遊

郎周想皆在此始也猶有警懼之心終也遂為遊

觀之地矣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

宋使以王命伐宋以入郭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

穀梁主會者外為明此謂官非時而有合諸侯以發四方之禁

之不相義也列國何為有此名故凡書會皆謂之非王

事相不聚也爾何為而聽鄭征討之禁於王都雖召陵之

可乎不異矣始則私相會為謀於防中則私相盟為師

期於不庭者果如是乎經之書會書伐而不異其文以此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鞏帥師會齊

人鄭人伐宋○**國**會于中丘盟于鄧為師期五

期也始而會伐以伐鄭國請而行今而會鄭以伐宋先

移制之戒兵柄之下也秋為會稱君之稱人略之也春

苟再見必前日而後凡也一**張氏**程氏曰三國先遣將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管辛未取郟辛巳取防

宋管庚午鄭師入郟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宋于

命討不庭以貪其士以勞王爵正之矣以王

再取甚之也**穀梁**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

邑非其有而取之盜也內小惡直書而不隱其不言戰

而敗者為之主彼戰而此敗之也辨苟以濟西書取

敗**陳氏**蔽罪於魯也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濟西書取

汶陽書取邾田然取後則可以言來歸焉

鄭伯欲易許田載事則以言來歸焉

附錄

略外於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大惡諱小惡書注明

取邑為小惡一月再取小惡中甚者耳故胡氏曰
內大惡其辭婉小惡直書而不隱如成公取鄆襄
公取鄆昭公取鄆皆覆人之邦而絕其嗣亦書曰取所謂婉辭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左氏 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

胡氏 稱之師非取兼之也或疑鄭人兵力不能取戴兼三

蓋嘗克叔段敗王師困州吁而巳許能起乘其弊一知已

故駐師於郊多方以誤之也四國已闔起乘其弊一知已

刑兼之取者其以莊公殘民之甚當此刑者服上

者易也然三國既與鄭伯因三國之力以取戴其書取

既受三國之伐則必與鄭為黨故程子以為鄭戴

合攻三國之衆此說為當胡氏以為一卒而

兼四國恐過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郟

魯同姓於隱篇再見

入者明當憂錄之

入者也

胡氏 程氏謂宋本以

二國交惡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

矯假以逞私忿耳此說據經為合若討違王命則不書

入矣入者不順之詞也若以為難

詞則齊鄭大國於討鄭何難哉

衛則猶為卿士也至三年有交質之惡周人異號

公始作卿士于周而鄭又以為齊朝王九年夏號公忌

父始作卿士于周而鄭又以為齊朝王九年夏號公忌

朝之後周復用之而鄭伯所以周旋王室豈非兩

矯假報復之私初非有夾輔之誠也十一年之敗宋

入郟傳又曰君謂許不共亦假飾之詞也卒之戰宋

故諸傳惟程氏得之後志得意滿而有繻葛之戰矣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左氏 滕侯薛侯來朝魯諸侯始

長滕侯來朝魯諸侯始

公羊 聘兼言天子也累數皆至也

修德所以尊天子也累數皆至也

姑周禮行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也相朝也然謂之
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邦交殷相聘也相朝也然謂之
禮亦節矣不報其禮或大壞無禮義之歸無合於中聘也
來朝之制凡大國來聘天子述所聘者以見隱公也非天子
聘可乎凡二大國來聘天子述所聘者以見隱公也非天子
見諸侯滕薛二君受之而不言者亦以見隱公也非天子
禮也凡諸侯朝也累數之若穀伯鄧侯同時皆荒矣不旅
又禮也滕之日來朝五此年及桓二年文十不當然也
二惟此年書侯餘皆書子義桓二年文十不當然也
氏曰是時伐戴入郟小國受難甚矣故二國懼而
入朝○又按盛蒲之日天下
禍機常萌於盛蒲之日天下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時公穀上羊有五月字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叔盈以鄭伯之旗發弘登周麾而呼曰君登辰傳于許伯
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君讓公曰君師
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百里奉許叔以居許
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侯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

東偏曰天禍許國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寡人惟是二撫
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吾子其海禍于許無寧
柔此民也復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有請焉如舊昏
茲許公復其社稷惟我鄭國之為亦與鄭伯爭此
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偏國之為亦與鄭伯爭此
土也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惟許國之為亦與鄭伯爭此
圍也君子謂鄭莊公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序人
民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序人
量力而行之謂相時而動也公羊危錄隱公也日者
毋累後人行之謂相時而動也公羊危錄隱公也日者
許本鄭志也書及則入許公所欲也隱公也日者
崩天子出而檀至使武氏子來聘于京師罪也禮樂征伐
自天子出而檀至使武氏子來聘于京師罪也禮樂征伐
也山川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子下傳之國而逐其君而
部也防入妨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而
五也及此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隱公積亦不可得而
不也善使隱公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隱公積亦不可得而
掩矣善使隱公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隱公積亦不可得而
強於善使隱公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隱公積亦不可得而
取宋蔡衛三師焉夫以王命討不庭許莊公奔衛不書
君者十有五年甚矣鄭以王命討不庭許莊公奔衛不書
罪也

冬十有一

月壬辰公薨

越之春秋一事而始書會後書惟此年及桓元年垂
 父至伐宋則書及例與此同桓十六年會晉夏伐
 鄭則仍書會非獨魯之所欲矣此可以見書法之
 謹也。○又臨江劉氏曰公之備其四境禍反在內
 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志也岳之裔在穎昌長社
 與鄭為隣鄭莊併吞之志久矣特以三國共伐難
 於專利故外假存許之義內結許人之臣心而後
 公孫獲以故制許亂以入許於鄭之內臣心未幾莊
 公薨許伯叔因鄭制許亂以入許於鄭之內臣心未幾莊
 齊桓既伯叔許七從於會盟三從於鄭許之復啓然
 尚謹齊之救許亦後許專心事楚無復中鄭之顧
 能為也及晉伯侯已後許專心事楚無復中鄭之顧
 故晉文圍以諸侯晉襄伐以三國悼有荀瑩之伐
 平有荀偃之侵以區區之鄭一歲而再用兵于許
 春秋雖狄鄭而許亦不能以自存矣故成十五年
 以越後二年而滅於鄭游速之手是則書公日之入
 乃後日惡黨之開端也然首謀在鄭書公日之入
 乃許事以破左氏之誅歟。○又黎淳引不從

宋氏

初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及至是羽父
 立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

公

十一月公薨葬于穀。○又黎淳引不從

公

也致桓君之子也。○又黎淳引不從

公

也致桓君之子也。○又黎淳引不從

公

也致桓君之子也。○又黎淳引不從

秋盟宋二年出於諸大夫之遇清春秋皆言及蓋隱欲

結諸國以自安也雖然自安而大夫之專迭見於
無駭翬帥師之時矣輸平以後隱漸得志故伐邾
而忘蔑之信伐宋而棄宿之盟入枋入許無所不
至而有爲氏之禍使隱公初立上請王命則長幼
之義自明君臣之分自定又何必屈己於諸侯委
權於大夫以成後日之變哉杜氏以爲讓國之賢
君吾未之見也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二



